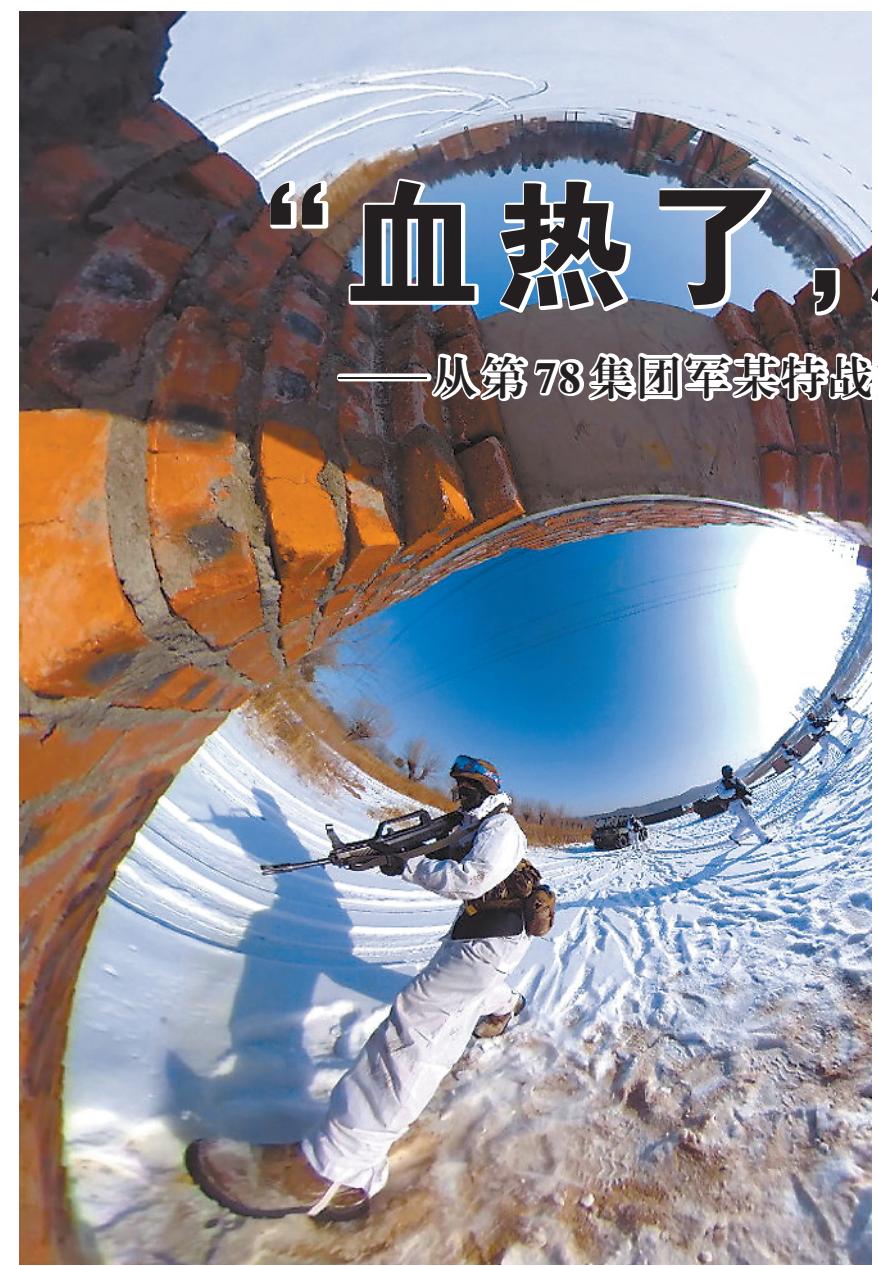




## 亲历中国军队冬季训练·2018(下)

## 融媒体报道

文字撰稿:魏兵、刘建伟、康子湛、孙伟帅、张艺藐、姜嘉霖、李大鹏、赵雷  
 视频制作:孙伟帅、鲁赫  
 VR特效:孙浩  
 图片摄影:刘建伟、刘鹏、贺善文  
 无人机航拍:尚超



## 记者观察

## “你向前走一步，我就能跟一步”

站在雪野之上，瑟瑟发抖的我恨不得把整个人都缩进大衣里。手机电量几分钟就锐减了一半，挣扎着用最后的能量显示出一个冰冷的数据: -31℃。

对于这样的寒冷，站在“山猫”全地形车旁的女兵王琳莎显得十分“适应”。在她的记忆中，2016年的冬天才是她“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”。

那是一次为期4天的雪地行军。出发前，王琳莎右脚踝受了轻伤。战友让她请假，王琳莎想了想，还是选择了出发。

队伍像一条素色飘带，在林海雪原间划过。排长葛芳，走在队伍最前面。

回头一望，蜿蜒起伏的人影中，王琳莎的身子晃了一晃。

似乎有点儿不对劲，但葛芳没有时间多想。这一次，女子特战分队是全旅

的“先锋队”，不仅要打头阵“蹚雪”，还要在茫茫雪野上迅速判定、规划出适合大部队走的路线。

此时的王琳莎，仍和队伍一起保持着行进的节奏。谁也看不到面罩之下，这个90后小姑娘痛苦的表情。

夜色将队伍完全吞没，部队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了集结地。

葛芳卸下背囊，快速奔向王琳莎。

胳膊被排长挽住的瞬间，王琳莎抬起了头。她长长的睫毛早已凝结了冰凌，脸上甚至还有两道冰冻的泪痕。

看见葛芳，王琳莎咧嘴笑了：“排长，我没事。你向前走一步，我就能跟一步！”

救护车上，军医小心翼翼地脱下王琳莎的袜子。那一刻，围在车下的女兵们眼眶都红了——她右脚跟的皮肤已经完全被磨掉，渗出的血水混着冰碴粘在肉上。

王琳莎没说话，一仰头，“把眼泪倒了回去”。

这个场景，让营长徐忠海“心里被狠狠揪了一把”。这群平日里的“爱哭鬼”“小丫头”，让他这个已经在练兵场磨砺得有些冷酷的老特种兵“居然眼眶也热了”。

《红楼梦》写道：“女儿都是水做的骨肉。”

零下三十一摄氏度“泼水成冰”，这对军人来说，是偶然还是常态？

“任凭雪花把自己覆盖”，是雪地里的浪漫还是练兵场的残酷？

远赴东北的记者，如何讲述这寒冷彻骨而又热火朝天的训练？

走在记者身后托起她背包的那名上士，经历了怎样的冬训一天？

扫描二维码，跟着军报融媒体记者到“雪深不知处”的茫茫雪原去探险，用镜头撕开雪做的大棉被，体验一回极致的寒冷和极致的壮美。



## 记者亲历

## 雪拥林海，阻挡不住“狼”的脚步

一个小时，摔了20跤。

“张艺藐，站起来！”中队长徐海晨将我一把拉起。还没站稳，“啪！”就又是一个猛摔。

“第21跤！”我暗暗叫苦，跟特战队员学滑雪？不知起初哪来的勇气……

向北走，这里是位于祖国北端的特战旅，代号“血狼”。细嗅凛冽空气，闻到一丝“野性”的气息——

林海雪原，一支12人的特战小分队身着伪装衣、脚踏滑雪板从我眼前掠

过。随后队员一只脚支地，紧接一个半旋平稳落地，迅速举枪，接近目标，如“狼”掠食一般准时！

我跃跃欲试，中队长徐海晨朝我半挑起眉毛，这显然是不信任的信号。战术上讲究知己知彼，了解这支队伍后，我的自信瞬时被杀下去一半。

50公里冬季极限体能训练，标准线为24小时，他们仅用7个小时完成所有项目，无一人掉队。

我注意到，徐队长总是用右臂发

力。一次滑倒，我将自己挂在他的左臂，他轻微抖动，随即发力将我提起。

追问再三，得知他在一次训练中受伤，左小臂骨折，打进4根钢钉。可训练他一项都没落下，拖着伤臂和队员两人一组肩扛70公斤圆木，硬生生单用右肩完成任务，汗水挂在脸上又结成冰。

他说，滑雪行军让人上瘾，但属于勇敢者的游戏。

去年冬训，一名战士“放坡”时，为躲避障碍物，重重砸进雪堆，不料里面藏着半截被雪压断的树枝，钻心的疼。

一个趔趄，我终于站稳。

看着特战队员“雪上飞”的矫健身姿，心里直痒痒，问徐队长，“我想要练成你们这样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
“这才只是皮毛，要想完成整套动作，起码要在雪地里摔上两周。”谈到滑雪，徐海晨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嬉戏，“开玩笑！战场上可不允许你摔倒。”

本以为这群北方的“狼”早已见惯了雪。了解后才知道这支队伍来自天南海北，战士汪旭来自四川，之前从没

见过这么大的雪。“到这儿适应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下雪就不打仗了吗？一个字，练！”还没说完，队长一声令下，他朝我扬起巴掌，随即“嗖”地一下飞身滑向坡道，留给我一个冲锋的背影。

雪道在前，“血狼”在后，滑行而下，酣畅淋漓，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。

只有想着一定可以战胜雪道，才能坚定方向，但凡有一丝害怕，思绪出现丝毫偏差，雪道一定会让你为自己的懦弱付出代价。在“放坡”时摔倒，大部分人是被心里的那道坎绊倒。

“血狼”们都足够骄傲，我在他们脸上看到相似的神情，目光明亮坚定，似对所有危险报以一声长啸。

又是一个摔倒，看着同行的“血狼”越滑越远，我忍痛独自站起，目送他们奔向远方。

下午4时，太阳像怕冷似的迅速退场。轰隆隆一场后，林海雪原重归寂寥，它们静待“血狼”再次归来。

左图:无人机航拍特战小组在雪野上展开战术训练。



## 融媒体小组采访感言

-33℃的青春是什么味道？是彻骨的寒冷。“雪的浪漫属于所有人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雪中感到浪漫”。在雪地中跋涉，每一步都挑战着毅力；潜伏在雪窝子里，每一秒钟都是对意志的考验。这样的青春，很“酷”。

是沸腾的热血。从那一张张被风雪吹红的青春面庞上，我们感受到他们为追求胜利而加剧跳动的心脏。在-33℃，冰冷和火热这对矛盾的词汇，就是对特战队青春味道的最佳形容。

是如铁的执着。对于特战队员来说，他们选择的青春是不同寻常的。同龄人在城市咖啡屋中边聊天边赏雪的时候，他们在-33℃里爬冰卧雪，驻守边陲；他们用自己的青春铸就祖国最坚强的安全防线！

心之所向，不问西东。特战队员告诉我们：“这是我选择的路，即使再苦，因为心中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事，所以值得。”

致敬！祖国的青春军人。致敬！军人的冰雪青春。

记者  
目击战地“鹰眼”  
夜闻“敌营”

一个人、一杆枪、一台战场监视仪，某特战旅下士何德昊悄然出发，转身便融入茫茫夜色。

1月21日夜，一场严寒条件下夜间突袭演练悄然展开，何德昊担负着侦察“敌”指挥所情报的重任。由于“敌”阵地配置在一处狭窄地域，不便与小队行动，何德昊独自前出、抵近侦察。

“我们侦察兵就是首长机关的眼睛，情报越细致，对于制定作战计划越有利。”何德昊仅23岁，已经荣获集团军优秀侦察兵称号，荣立三等功一次。他告诉记者，像这种独闯“敌营”的任务，他已经执行过很多次了。

去年一次演习中，何德昊所在红军对蓝军机场进行夺控任务。由于蓝军占有机场瞭望塔优势，防守严密，多处前出侦察的小分队无功而返。一时间，红军进攻受阻。

“侦察不到目标，指挥部无异于失去了眼睛，还怎么打！”环顾四周高高耸立的瞭望塔，多次靠近蓝军机场失败的何德昊内心变得焦躁起来，稍微高点的地方都被蓝军重兵把守，爬上无异于自寻死路。

风呼呼地吹着，何德昊发现远处有一大片密林无人把守，他弓着腰朝密林摸了过去。到了跟前何德昊才发现，密林中布满荆棘和铁丝网，蓝军断定无人敢进，所以未加看管。

“来当兵就不能贪生怕死！”这是何德昊入伍之初立下的信念，他将侦察仪器护在胸前，咬着牙钻进了密林中。最终，指挥部凭借何德昊传回的视频画面，成功完成机场夺控任务。而此时的何德昊，身上是伤痕累累。

尽管有着丰富的经验，但对于这次任务，何德昊丝毫不敢大意。

在距“敌”阵地前沿还有2公里的距离，何德昊便猫进了雪窝里。“尽管是在夜间，但这里积雪较多，对光反射很强。”何德昊提前转入潜伏状态，一方面刻意降低自身温度，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规避“敌”微光夜视器材侦察。

伴随着“嘎吱、嘎吱”的轻微声音，何德昊在雪地里慢慢向“敌”指挥所前行。仿佛过去了半个世纪，他终于潜伏至“敌”前沿一处高地。何德昊屏住呼吸，架设好器材后，立即一动不动地趴在雪堆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“嘀、嘀！”一阵急促的信号声响起，何德昊心里一个激灵，“目标锁定了！”之前还如同卧松一般岿然不动的他，双手在键盘上运指如飞，一组组目标信息迅速流转至指挥系统……

版式设计:梁晨

